

中越戰爭留下「死亡地帶」 雲南邊民走出恐懼陰霾

地雷傷者 獨腳再譜人生

雲南省文山市中越邊境有一片地區，雲霧繚繞的亞熱帶雨林鬱蔥蔥，山澗流水淙淙，若不是山路旁駭人的黑色骷髏標誌提醒，難以想像如此美景地，竟被稱為「死亡地帶」。35年前，這裡是對越自衛反擊戰主戰場（又稱中越戰爭），雙方包括在老山、者陰山、東山、扣林山等浴血陣地上埋下不計其數的地雷。官方三次大規模掃雷，只除掉當時埋設的一半，僅雲南麻栗坡縣還有逾45平方公里雷區，埋有50多萬枚地雷，全縣因戰爭遺留問題致傷、殘、亡約2087人。長期邊境衝突，村民流行「有米不食粥，有錢不建房」的說法，連年戰事曾讓他們擔憂，幾個與越南相鄰的縣錯過改革開放黃金十年，成為貧困縣，直到1992年才從戰爭警備中解除，恢復建設。戰後，遺留炮彈和地雷讓邊民飽受恐懼與傷痛。35年過去了，受傷的人們努力走出觸雷留下的陰霾，各自譜出生命的意義。

圖/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芮田甜 文山麻栗坡報道



駱祥健是麻栗坡縣受到戰爭創傷年齡最小的孩子。17年前，5歲的他屁顛屁顛跑在兩個鄰居哥哥身後，一起到扣林山下的勐洞村玩耍，不經意間，他們發現一塊剛犁過的田埂上放着兩枚戰時遺留炮彈，三個男孩驚喜又好奇，用手使勁扭，想看看裡面裝着什麼，扭不開便用石塊去砸，「轟隆」一聲，兩個稍大男孩被當場炸死，死時分別9歲、11歲，駱祥健被炸飛到幾米外，在血泊裡活了下來。

遺留炮彈炸碎童年

經醫生檢查，他右腿粉碎性骨折，左腿骨折，彈片跑到全身各處。要保住生命，必須雙腿截肢！要鋸掉兒子雙腿，父親駱厚林心如刀割，兒子才5歲，沒了雙腿今後怎麼活？於是他苦苦哀求醫生留下一條腿，經過努力，駱祥健右腿高位截肢，左腿保住了。駱祥健先後經歷了6次手術，大半年童年幾乎在醫院度過。

一條腿成就跳高冠軍

駱祥健述說傷痛時，眼神裡沒有埋怨。他說：「我很感激父母，他們都是農民，家裡經濟條件不好，但他們抱着我竭盡全力四處求醫，是他們給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所以我要堅強地活着。」

駱祥健家住青林山村，屋裡最多的「傢具」就是獎狀。「駱祥健考取西南林業大學，去昆明上學了。」母親張信嬌指着獎狀，一臉自豪地說：「這是文山州殘疾人運動會跳高冠軍，祥健打破了跳高紀錄。」張信嬌說，駱祥健從小就很懂事，能吃苦。小時候，離家最近的豆豉店小學也要走六七公里山路，他每天不到5點就起床，拄着拐杖爬山。若是冬季天亮得晚，他需要一隻手舉着火把，一隻手拄着拐杖。碰到颶風下雨，他仍然打着傘，一步一步走在泥濘山路上。

駱祥健開始跳高是受到中學體育老師的鼓勵，老師發現他的彈跳天賦。剛開始他一直害怕受傷不敢參加訓練，但老師耐心教導，陪他做俯臥撐、跳台階。三年的鍛煉，他身體更好了，人也長高了。靠一條腿，2009年，他參加雲南省殘疾人運動會，榮獲跳高、跳遠銅牌。2011年，他獲得文山州殘疾人運動會跳高冠軍。

母親重病反思人生

駱祥健從大學宿舍出來，接受記者訪問時說：「受傷時才5歲，不懂事。上初中時，母親心臟病需要8萬元換瓣膜，不做手術就有生命危險。父親四處借錢帶母親到昆明的大醫院，家裡留下我和妹妹。因為擔心母親的病，晚上會難過得躲在被子裡悄悄流眼淚。」

「我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低沉的，開始想很多問題，為什麼會是我被炸？為什麼老天給我們家那麼多磨難？我也想過命運對我們這些無辜受到戰爭遺留創傷

群體的不公。」那時，因為壓力父親變得脾氣暴躁，駱祥健和父親吵架後還曾想過離家出走。「但我是從痛苦裡出來了。後來母親病情好轉，我看到同村另外兩個觸雷的人安着假肢還下田幹活，活得好好的。」

他讀過關於中越邊境衝突的資料和書籍，他說：「歷史不會改變，我現在只希望人們不要把曾經浴血的戰地忘記，希望官方能妥善處理戰爭遺留炮彈、地雷，我不想再有人受傷了。」

癒合傷痕傳遞愛心

若論傷痕，他寧說感恩，他感謝親人、老師，還有素不相識的陌生人。一位來自上海的孫伯伯，看到跛着一條腿打籃球的駱祥健很感動，孫伯伯接到上海裝上最好的假肢，他上大學的部分學費也是孫伯伯資助的。他現在想把這份愛心傳遞給他一樣受到創傷的人們。

他認識許多觸雷致傷的人，碰到他們就會說些鼓勵人的暖心話。其中有一位侯友坤叔叔，因為駱祥健的勸慰，他們成為了好朋友。侯友坤一條腿觸雷致殘，他的妻子在礦難中被炸死，他靠在磚廠幹活，獨自撫養上小學的一雙兒女。妻子死後，他經常酗酒，還想過自殺。駱祥健勸慰他，鼓勵他要重新振作。駱祥健說，工作以後要把自己賺的錢分些給受傷的人，希望他們的傷痕能盡早癒合。



青年腳掌被炸 誓不搬家

今年40歲的陶興畢是公園職員，獲得一個打雜的崗位，他已經很高興了。他站立時與常人無異，走起路來卻不穩當。脫了鞋，他一圈一圈纏去纏在左足上的白布，露出失去腳掌的半個腳跟。1995年，當年21歲的他，在開墾荒地時踩到地雷。「那片地開戰前還有人耕種，戰後就荒了，我去開墾時踩到雷，左腳半個腳掌沒了。」致殘以後他勉強能做些農活，卻再不能下水田勞作，家裡農活主要靠妻子撐着，孩子還在上學，一家人

生活十分艱苦。他所在的蘇麻灣村，100多人的村子有7人因雷致殘。他的同事王和志是1996年銀豬砍芭蕉時踩雷炸傷的，他原先在礦井工作，受傷後就失業了。東山上226人的八里河村，103人被炸傷，11人被炸死，近年依然有觸雷事件發生，問他為什麼村裡人不搬家，他回答說：「世世代代都住在那裡，地也在那裡，沒有人搬。」



■觸雷致殘的王和志（左）與陶興畢（右）是軍事主題公園的「特殊員工」。



■王和志向記者展示受傷的左腳

劉學蘭花季觸雷 談傷抹淚



■劉學蘭談起當年的創傷，忍不住抹淚。

1993年，16歲的花季女孩劉學蘭在地裡種草果，她站在一塊石板上，豈料石板下有地雷，轟一聲，她的一條腿從膝蓋以下殘廢。劉學蘭當時每天以淚洗面，母親怎麼勸慰她都止不住哭泣。1994年，她靠撫恤金安裝了假肢，但不管走到哪裡，拄着拐杖的她都很自卑。她說她不怕疼，就怕醜，一瘸一拐太難看。現在，她已經結婚成家，孩子也上幼兒園了。談起當年的創傷，她仍然忍不住抹眼淚。



■曾經鬱鬱蔥蔥的山林，流水淙淙的山澗被稱為「死亡地帶」。

有關地雷數據

製作一枚地雷成本	3美元
清除一枚地雷費用	1000美元
全球地雷數量	1.1億枚
地雷種類	350種
如果不再埋設新地雷，清除全球現存所有地雷所需掃雷費用	330億美元
全球每年新埋設地雷數	250萬枚
全球每年因地雷傷亡人數	2.6萬人
全球平均每天因地雷傷亡人數	70人
1975年以來防步兵地雷造成傷亡人數	100萬人

註：全世界來看，亞洲的越南、柬埔寨、朝鮮半島、中國，歐洲的德國，非洲的埃塞俄比亞、塞拉利昂、利比里亞等國家都是地雷重災區。1997年12月3日，全世界121個國家代表在加拿大簽署了《渥太華公約》。公約規定，締約國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使用、發展、生產、獲取、保留或轉讓殺傷人員地雷；現存的所有殺傷人員地雷將在公約生效後的四年內予以銷毀，現有雷區在10年內清掃乾淨。同年，國際禁雷運動組織及其協調官喬迪·威廉斯（Jody Williams）因在禁止殺傷人員地雷方面的工作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。

本報記者芮田甜製表 數據來源：麻栗坡地雷和炮彈博物館

「老山神炮」的「特殊員工」

走訪邊境戰地，崗亭、炮台、防空洞已佈滿青苔，交址城戰場原址建起了「老山神炮」軍事主題公園，公園負責人石鐘鐸說，麻栗坡老山片區是中國20世紀最後一處現代戰爭遺址，炮兵第4師5團某連在戰鬥中做出貢獻，為紀念他們將公園命名為「老山神炮」。公園內，一個防空洞裡建起了地雷和炮彈博物館，與一般軍事博物館展出武器、介紹用途不同，這個博物館向遊客講述地雷給人們造成的傷害，普及防雷措施，宣傳和平與生命的寶貴。

石鐘鐸說，當地成立了因戰傷殘人士就業示範基地，主要幫扶傷殘人士在安全地塊種植咖啡、香蕉等經濟作物，公園建起來後，他們從基地聘請了十餘名傷殘人士負責看守戰爭遺址或是打掃衛生，每月有1200元左右的薪酬，他們成為公園裡的「特殊員工」。



■軍事主題公園內掛起當年「虧了我一個，幸福十億人。」的標語。



■交址城戰場原址建起了「老山神炮」軍事主題公園。



■雲南麻栗坡天保口岸越南開設的商品一條街生意未受影響。麻栗坡天保口岸邊境經濟合作區供圖